

賴古堂集

五

四

五

六

七

八

賴古堂集 (清) 周亮工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市印刷七廠印刷

各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各地書店經售

一九七九年五月第一版

一九七九年五月第一次印刷

開本：六一〇乘一三七二毫米十二分之一

印張：八七又六分之五 印數：一四五〇〇部

統一書號：一〇一八六·八五 全五冊 總發本定價：十八元

賴古堂集序

吾友吳孟舉歸自燕亟稱周雪客之賢也余至金陵因見之則孟舉之言信相得驩甚雪客泫然出其翁櫟園詩文曰先子於喪亂顛躓之後舉平生所作畀之束炬此其流傳於知交而某收羅得之者也故名曰焚餘而吾子試序焉予謝不敏不能序大人先生文也雪客曰固知子雖然以某故也必序之余受讀而歎曰子知而翁之所以焚乎知其焚而存之是也不知則益之焚也亦如其不存坐客咸起曰何謂也曰古之人自焚其書者多矣有學高屢變自薄其少作者有臨沒始悔不及爲

謂此不足以成名而去之者有刺促恐遺禍而滅  
者有惑於二氏之說以文字爲障業者有論古過  
苛不敢自畱敗闕者甚則有侮叛聖賢狂諄無忌  
自知不容於名教故奇其跡以駭俗而自文其陋  
者其焚同而所以焚不同也今櫟園舉前後悉焚  
之未始以昔爲非也焚之後又未始不復作也其  
書又不觸忌諱不墮魔外屬屬焉以古之作者爲  
歸然則櫟園之所以焚又必有不同於古人者矣  
嗟乎櫟園以卓犖跌蕩之材夙負令譽天閑之上  
駟羣龍之腹尾也中州南國水委土附揖元禮於  
舟中醉正平於座上望者以爲神仙不測其所屆

也忽焉天地震盪刳灰晝飛猿鶴蟲沙蒼黃類化  
浪平痛定一時同學厪有存者宇內屈指櫟園歸  
然其一也雪樓草廬豈異人任迺天下方乞膏馥  
於櫟園櫟園且取而煨燼之何歟兔園糞溲重自  
珍戀猶什襲縹緗藉況著作如櫟園非有所大不堪  
於中而然歟余是以惜其書不如悲其志也豪士  
壯年抱奇抗俗其氣方極盛視天下事無不可爲  
千里始驟不受勒於跬步隱忍遷就思有所建立  
比之腐儒鈍漢以布紵終斂村牖固夷然不屑也  
及日暮塗岐出狂濤險穴之餘精銷實落回顧壯  
心汜無一展有不如腐鈍村牖之俯仰自得者吐

之難爲聲茹之難爲情極情與聲放之乎無生彼  
方思早焚其身之爲快而況於詩文乎哉然則從  
其焚而焚之乎又不然焚者志也其不可焚者書  
也知其焚又知其不可焚使他日不自焚以得乎  
櫟園之所以焚是在雪客而已南陽村白衣人呂  
畱良序

賴古堂集卷之二十二

題跋

題菊帖後

櫟下生既不能過芝麓先生然常聞先生意中齒  
頰中蓋未嘗一刻置櫟下生今年三月二日見先  
生和櫟下生渡黃河詩又用韻作懷彥遠詩又附  
錄苦寒二詩五月十日又見用櫟下生韻題介壽  
寒鴉圖絕句又從徐存永詩卷前見先生手序亦  
旁及櫟下生九月廿五日見先生書介壽卷末復  
娓娓及櫟下生則知先生每一拈弄筆墨卽未嘗



水周亮工櫟園著



一刻置櫟下生也先生以詩文奔走海內所稱能文之士求一寓名字于先生筆墨間不可得乃先生獨反覆及櫟下生如是嗟夫辱人賤行如櫟下生一行之夫尚聞聲唾背何以得此于先生哉櫟下生北雪詩已出正先生比以九月所得詩別書此弓顏曰菊帖往呈先生櫟下生雖不得時時奉先生教然得時時見先生所爲詩若文又得間以所爲詩文奉先生教猶能藉此五字七字與先生作半日淡談未爲不幸也憶乙未之春侍先生柏臺側先生慮四方獄書悉心披反十指爲痛亭午尚不及飯邸舍勞劬之餘間停不聿與櫟下生爲

世外談或間及白門往事嘗語櫟下生何日與君  
出坐雨花高座遶卧秦淮水閣垂柳絲絲河風蕩  
漾中聽柳叟說古昔事或令胡生撥阮令吳郎歌  
吾與君所爲小令當不勝此中披翻故紙耶流光  
駛速遂復五載先生尚如簞香半浮半沉櫟下生  
則已落泥淖中若盧岑寂回憶此語如隔世事嗟  
夫當先生與櫟下生抵掌當世時豈意櫟下生今  
日耶撫今追昔淚且涔涔透紙背矣先生多情何  
以聞此

題與然大師畫冊前

江寧孫公無修名自修以甲子鄉薦授陽江令有

慈惠聲遠貳大同感時亂忽遣兩愛姬棄家雜髮  
爲尉麟和尚弟子游跡浙中自號曰與然巖棲谷  
汲縛茆于人跡罕至地顏曰懸溪菴浙人多稱之  
曰懸溪和尚云肩薪負重以自給其子間關往省  
勅斷家事惟以學道讀書相勉而已甲午示寂菴  
中同時以宰官化爲僧者公同里倪篤之武林金  
道隱龍眠方密之三公皆有盛名于時而公沒沒  
與草木腐聞公行脚時交游有識其面者公急避  
去不顧則公實不求人聞也嗟夫旣爲僧矣尚復  
與愚下人汲汲求當世名豈非逆行倒施哉公爲  
令日子友葛孔昭之弟育生名如呆者從之遊比

公難髮葛亦卽棄家托鉢爲僧去不知所之公弟志伊名嘉者予幼識其人近亦棄去諸生爲于南和尚弟子行脚匡廬亦不復歸矣公素精繪事聞出世後尚時時點染數峰以自適予見其所作寒梅冊子寄胡君念約者楚楚有致此冊不識爲公僧後作抑現宰官身時作凡十番筆致皆清微幼眇無少點塵犯其手腕觀公于兒女情淡時能拔出愛河毫無沾滯而一時爲之友爲之弟者皆化爲佛子卽其人可知矣筆墨欲不異于流俗得哉黃山漸江上人繪事爲世所重然聞上人一水一石皆脫胎于公云

題許有介急就帖

李北海顏魯公碑石多自開以易他手輒不佳近帖惟停雲出待詔手勒故聲出戲鴻鬱岡上然末卷自書者神采奕奕則知此道之不宜借手石傭明矣雙鉤已隔一紙况聽命于勒石傭重儻耳烏足重米友堂帖世共珍之余在三山所見聞多是主人手勒固甚佳而不能多傳米友比入都未幾而陳子桐雨藏本成未幾而此帖復成余聞米友在葦屋中非黑甜則軟飽耳固未嘗有小暇自作捉刀人而京師所號爲善雙鉤者張用之應詔以勒石名者溫庭堅如玉劉雨若光暘用之庭堅

久作古人雨若耄矣比其爲王孟津勒擬山帖如  
無氣息人強招其肢體者則知此帖非出雨若手  
明矣雨若旣不能爲米友又無暇自爲此帖神采  
赫奕卽起用之庭堅于地下亦不能爲則此帖誰  
爲開之如是之善且速耶余去米友僅一垣隔蓄  
疑且不自晰况傳之千萬世耶或言三山郡中舊  
傳淳化木本福清木本皆倣閣帖用銀錠攬棗木  
爲之故爲字重而不滯與石刻異此帖疑是米友  
在閩中撫攬棗木自開之攜入此中以愚人者然  
歟否歟閩中有高子雲客亦能自書而自開之高  
以楷名米友以行草名吾他日將從雲客詢之以

釋此疑此帖首書浩然亭事因倣馮氏快雪堂帖以浩然名帖首易下誤一字二幀美下首下各誤一字三葉一二行下各損一字五葉古人字不全蘭亭諸本紛紛聚訟予因詳註之使後之得此本者知爲浩然祖石刻云

題陳章侯畫寄林鐵崖

章侯與予交二十年十五年前只在都門爲予作歸去圖一幅再索之舌敝穎禿弗應也庚寅北上與此君晤于湖上其堅不落筆如昔明年予復入閩再晤于定香橋君欣然曰此予爲子作畫時矣急命絹素或拈黃葉菜佐紹興淡黑釀或令蕭數

青倚檻歌然不數聲輒令止或以一手爬頭垢或以雙指搔腳爪或瞪目不語或手持不聿口戲頑童率無半刻定靜自定香橋移予寓自予寓移湖干移道觀移舫移昭慶迨祖予津亭獨攜筆墨凡十又一日計爲予作大小橫直幅四十有二其急急爲予落筆之意客疑之予亦疑之豈意予入閩後君遂作古人哉予感君之意卽所得夥未敢以一幅貽人乙未難作諸强有力劫以勢予弗爲動卽有作據舷伎獐者予亦以石家行酒美人視之丙申春予復入閩以此卷自隨念予負臯大讖者必欲殺予媚人湯燂逼人七尺軀尚非我有况此

卷哉又念付託非人負我良友因以寄鐵崖子予友自章侯外惟一鐵崖而鐵崖獨未交章侯予藉此爲兩家驛騎章侯固可以無憾于地下予亦可免輕棄良友筆墨之辜矣

跋顧少宰硃卷

此江寧顧少宰隣初先生試南宮第一人易書之卷也越今百數十年後學某尤及見之論先生文字之精美久與科名並重人人膾炙無俟予爲淡悉獨百有餘年之間風會所趨有可以略觀世變者溯先生起家神宗朝海內承平一時風聲文物號爲極盛而相推爲第一人之文乃獨簡雅醇至